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机理解析与实践路径

邹佰峰，李景涛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与制度变革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重新定义了生产力的配置方式，而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选择和成效产生了深远影响。行文逻辑与创新点在于对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之“驱动”意蕴的解读与阐释。首先，从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剖析新质生产力背后的学理基础与哲学意蕴，阐释新质生产力能够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必然性；其次，深入解析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有机结合，揭示其驱动过程的逻辑脉络；最后，立足全面深化改革理念，探讨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与方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6)02－0181－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1114602

Chinese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ZOU Baifeng，LI Jingtao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combined produ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stitutional change, which not only redefines the way of productivity allocation, but also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hoi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word “drive” in the sentence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Firstly, it explores the inevitable reasons “why it can dri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econdly, it analyzes in depth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dri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mbined with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xplains the logical path of how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methods for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2024－11－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项目（24SGC082）
第一作者：邹佰峰，男，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E-mail：zoubaifeng@sina.com

Key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ity；Chinese modernization；high quality developmen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这里的“怎样生产”和“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水平。从原始的石器时代，经过铜器、铁器时代，再到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与电力时代，直至今日的信息技术时代，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都深刻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从深层次上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亦是如此。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概念，并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新质生产力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全新跃升，深刻变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积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变革，对自身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政策制定更加科学且精准，同时深思新技术的特性和发展趋势，以保障政策能有效地引导和支持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为此，探索新质生产力对现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剖析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作用，对于制定科学策略、优化政策环境、预防潜在风险以及强化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价值。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演进与广泛应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将更加宽广，内涵将更加丰富。

一、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新时期新的生产力理论的指导与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紧贴当代中国生动现实。新质生产力背后的学理支撑，赋予社会各界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的现代化展开深度的思考与前瞻。探究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首先需追溯其理论渊源，厘清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学理基础与支撑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式拓展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性延展。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提出与见解，是后世宝贵的理论遗产。众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的教材和著作中对生产力作了定义与解读，基于此，对生产力定义可以归纳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这种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体系中被广泛解读并应用，是描述生产力的关键表述之一。因其简洁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核心观点，故而成为阐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关键基石与经典表述范式，在相关理论建构与思想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也进一步阐述了生产力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602 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揭示了生产力变革对社会形态的根本性作用。马克思还准确地揭示了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3]288 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引擎，其发展水平直接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演进。新质生产力理论坚定地继承了以上这些观点，视生产力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并以此为基石来解析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然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并未停留在对经典理论的复述上。它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动向，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中，生产力的形态、结构及功能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4] 为此，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仅凝练出“知识生产力”“智能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数字生产力”等前沿概念，更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使其更契合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面对日趋复杂的发展环境与挑战，传统生产力理论及分析框架已难以充分回应现实问题。因此，推动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成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这些新的理论元素被有机纳入分析框架，为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5] 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科学地确立了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6]，并且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作为时代变革的客观衡量尺度。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与进步，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变量。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7] 新质生产力以其独特优势，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还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从当代中国的经济基础维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新了我国劳动力结构，劳动力需求正逐步从体力劳动向知识技能型劳动转变。与此同时，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突破了地域局限，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地理障碍的消解让人才流动更加自由，逐步构建起跨越时空、开放协同的生产网络。此外，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崛起，也为我国传统生产关系带来了深刻变革。从上层建筑维度看，当代中国正同步发生适应性变革。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综合体，上层建筑必须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配，以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进步。例如，在相关产业政策规划过程中，充分考量新生产关系下各主体的诉求与发展趋势，以政策为杠杆合理分配资源。同时，受新质生产力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在价值追求上，人们不再局限于物质分配的满足，更注重机会平等与权利保障；在思维层面，数字化时代知识流转速度加快，人们逐渐以更加开放、多元、创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摆脱传统思维束缚，勇于挑战既有方法、开拓未知领域。

（三）新质生产力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跃升

新质生产力的演进，是一个自我超越、扬弃与升级的辩证否定过程。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性认知中，同步蕴含着对其发展变化性的洞察，意味着现存事物不会一成不变，必然会随着发展进程实现革新与突破。辩证法针对每一种既成形式，均从其持续动态演进的视角出发，即依据它在发展历程中呈现的阶段性与可变性加以理解，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发展提供思维导向与理论支撑，助力把握事物向新质态转化的规律与趋势。在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过程中，它既传承了传统生产力的合理内核与优势，更在持续创新与突破中实现自我超越和升华，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8] 这种辩证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过程，正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台阶的重要体现。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否定中超越了传统工业化的固有缺陷，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彰显出对传统工业模式的革新与超越；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肯定中拓展了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潜力，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进步。这不仅促进了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更催生了新型商业模式与就业机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劲活力。

在具备深刻理论逻辑的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独特发展特质。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既非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复刻，也不是对传统发展路径的被动延续，而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中确立自身发展方位。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在稳步增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社会全面进步，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该发展模式既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也顺应人类文明演进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创新为核心引擎、以人才为重要支撑。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助推下，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伴随教育领域改革深化与人才培育体系不断完善，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创新素养的后备人才。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机理解析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不仅致力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还着重构建稳健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同时，强调以创新为驱动，显著提升发展效益。依托科技创新呈现智能化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支撑。由此，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内在联系。解析二者的内在逻辑，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一）新质生产力促进全民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民共享的富裕之路。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其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新质生产力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撑，为民众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可能，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使得全民共享成为可能。首先，新质生产力是提升美好生活水平的生产力，指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的物质富有和精神富足注入了蓬勃生机活力。从智能家居的便捷生活到在线教育的知识拓展，再到远程医疗的服务与康养，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逐步推动共同富裕愿景的实现。其次，新质生产力是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生产力，顺应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到全体人、全部地区共富的逐步富裕进程。例如，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大量创新岗位不断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高层次的就业机会，对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再如，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资源共享和机会均等，即便身处偏远地区，人们也能享受到便捷的服务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最后，新质生产力是促进社会持续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契合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动态过程，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不断增添新的内涵，是一个从贫穷到富裕再到高层次富裕的过程。当然，新质生产力发展伴随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持续关注。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正稳步前行，在这一进程中，公平正义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党和政府深知，若缺乏公平正义，即使生产力再强大，也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繁荣与稳定。因此，政府必须强化法治建设，确保人民权益得到保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加强社会道德建设，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城乡、区域间的差距问题，采取差异化的战略和政策措施，逐步缩小这些差距。让每位公民都能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自己的价值。总之，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为中国式现代化铺就了一条全民共享的道路，驱动着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努力。

（二）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表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内核推进的现代化。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变化的影响，我国经济逐步从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生产力的飞跃已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其高技术含量、高质量标准和高效能表现，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的领航者。新质生产力不仅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更蕴含着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潜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推动着中国高质量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释放实体经济的活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刺激市场对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带动内需，提升供给质量水平，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其次，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理念紧密相连，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进脚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的新发展理念，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正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升级、推进绿色发展，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升了发展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9] 在新质生产力环境下，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崭露头角，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同时，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与模式创新，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了更为合理、高效的产业结构。这种结构调整不仅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化的推动。值得担忧的是，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极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数字安全风险，数字化的发展给数字化负面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何有效地应对数字安全风险、守护高质量发展，值得进一步深思。加强数字化安全监管、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水平、建立健全数字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培养数字化网络安全人才都是当前应有之义。

（三）科学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驱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生物技术等尖端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社会。这一全球性的科技革命，不仅是技术的竞争，更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的深度较量，以及未来话语权的激烈博弈。对于中国而言，这场革命既是发展机遇，也是重大挑战。置身于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形势下，中国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对创新驱动战略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结合生产力新特点推进基础科学研究，构建多方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积极吸纳全球创新资源，努力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生态。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不仅能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提供优质土壤，还能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潜能，极大地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科技实力的提升不仅直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更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成长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更是催生新兴产业的关键力量。一方面，凭借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实现产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提高产品精度和稳定性，优化传统产业；同时，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融合前沿科技，突破既有局限，以创新驱动激发新业态、新模式，为新兴产业的诞生提供技术、理念与市场机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中国正稳健地走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通过科技革新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历程，不仅是对科技力量的探索与利用，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深远布局。当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可能超越伦理道德的界限，我们要警惕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明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道德边界、使用原则，并构建适应新技术发展的法律体系，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探索性的事业，

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系统工程。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复杂工程开辟了全新路径。全面深化改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结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要点与举措，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从“传统制造”到“新质制造”驱动产业现代化转型

中国传统制造业凭借规模巨大、成本优势和高效产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传统制造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这些问题掣肘着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为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新的方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兴起，改变了传统产业模式，促使产业优化重组。借助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手段，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使得传统企业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新质制造”的推广，不仅仅是技术和设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理念和模式的深刻革命。“新质制造”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首先，“新质制造”呼唤着一批拥有更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新型劳动力，这刺激了社会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人才支撑。其次，“新质制造”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全体人民能够共享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成果，为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再者，“新质制造”在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注重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依托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人民能够创造更多的精神产品，从而更好地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满足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相互协调进步的需求。最后，“新质制造”强调通过国际合作与共赢推动全球产业的转型升级，践行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理念。

“新质制造”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和高端化为显著特点，驱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措施展开如下。从智能化维度出发，改革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机制，推动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长效机制，加快“新质制造”从“传统制造”向“新质制造”的转型升级。改革生产力发展机制，加快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深化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注重技术的集成应用和示范推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质制造”模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化则要求通过改革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科学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体系，为有偿利用和合理补偿生态产品提供坚实依据，以促进生态产品的交易和流通，通过改革反哺绿色产业的发展。服务化是“新质制造”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现，通过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服务，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客户满意度，为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高端化则是增强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角色，改革科技领军企业的成长机制。通过一系列机制的建立，像“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10]等，加快企业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新质生产力的掌握，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中高端企业，推动“新质制造”向高端化迈进，助推中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跃升。

（二）从“传统生产力”到“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与经济双赢

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从起始阶段就高度重视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11]绿色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紧密结合，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生活图景，是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嵌入经济建设进程的体现，这意味着国家不再局限于经济发展的单一维度，而是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构建起经济与生态协同共进的全新格局。在此格局下，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是尊重、顺应并保护自然，努力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发展。但是资源危机与生态环境挑战是我国传统生产力长期以来直面的双重难题。面对这一困境，党和政府一直积极思考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绿色新质生产力由此

应运而生。这种生产力发展模式摒弃了以往的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方式，采用清洁能源、推广循环低碳经济、发展绿色产业等环境友好型措施，以达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提升与有机结合。在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得到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碳排放量，减轻了环境污染的压力。循环经济模式的实施使得资源得到了更加高效的利用，减少了废弃垃圾的产生，降低了环境负担。同时，绿色产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

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到绿色新质生产力的转变并非易事，需要通过政府的绿色金融、环保税收、生态补偿政策，激励企业采取绿色生产方式，推动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金融方面，其核心作用是降低企业绿色转型成本。具体而言，通过提供优惠的贷款政策和保险服务，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加快信息披露机制改革，提升绿色金融产品的透明度；改革绿色项目鉴别系统，保障金融资源能够精准投入绿色产业。环保税收方面，其核心在于推动企业加快绿色转型。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加快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对企业污染行为征税，促使企业积极采用绿色新兴技术降低污染，加快绿色转型步伐。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其核心是引导资源向绿色产业倾斜，实现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共赢。通过改革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如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开展碳汇交易等，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生态保护。

（三）从“传统劳力者”到“新质劳动者”实现人的发展

提及“传统劳力者”，大多指从事重复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他们是摆脱新中国一贫如洗境地的主体，是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劳力者”的角色逐渐面临转型的需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相对低效的工作方式和技能水平的单一性，已经成为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束缚。从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到当今的“数智时代”，中国积极地聚焦于“新质劳动者”的培养，这代表着国家对新时代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新质劳动者”之所以“新”，是因为他们是拥有新知识、新技能和新颖思维模式的劳动者。他们不再被传统的体力劳动或简单的脑力劳动所限制，而是积极投身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不仅具备坚实的专业技能，更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活跃在高科技、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等领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质劳动者”的崛起，因为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必然产物，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岗位逐渐被先进技术所取代，新兴岗位的涌现对劳动者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质劳动者”的培养和育成是新质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基石，充足数量和高质量的“新质劳动者”，是新技术顺利推广与应用的保障。当然，新质生产力也为“新质劳动者”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平台。“新质劳动者”可以在更多新兴行业里施展身手、实现个人价值。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为劳动者带来了更丰厚的薪资和更佳的职业前景。这种良性循环在进一步激发“新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同时，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长久的发展动能。

实现“新质劳动者”的转型，不仅要求个人、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国家也需要参与其中。对于个人而言，以新兴产业和急需人才为指引，调整自身技能和学习计划，确保自身技能与市场需求动态契合。对于企业来说，加快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改革，构建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激发企业投入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性。而国家层面，一方面通过改革就业形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结合新质生产力特点，培育新型就业模式，发展“新质劳动者”。支持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发展模式，创造更多灵活的就业机会；推动“互联网+”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拓宽就业渠道。另一方面，推动人才有序流动机制改革，借助先进的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构建全国性人才信息平台，以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与精准匹配，为“新质劳动者”提供更多职业选择的机会。从“传统劳力者”到“新质劳动力”的转型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人的发展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深刻体现，是对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的深度把握。这一过程

不仅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刻体现，“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2]。在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因为，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追求。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以其鲜明的知识性、智能性、绿色性和数字性特征，深刻重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格局与演进逻辑。本文从理论基础、机理解析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不仅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更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高质量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引擎三个关键层面，展现出独特的驱动效能。而实现从“传统制造”到“新质制造”、从“传统生产力”到“绿色新质生产力”、从“传统劳力者”到“新质劳动者”的三重转型，则是释放这一驱动力的现实路径。面向未来，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潜能，仍需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二是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制度型开放体系，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生长的制度环境；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数字风险、技术伦理失范等伴生性挑战。唯有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才能更有效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宏伟愿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23-09-09 (001).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 (001).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列宁. 列宁全集: 第十六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7]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0]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4.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责编：程爱婕）